作者：hasmart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2761189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桌面面相觑，似乎都没想到这还算个课题。

　　皮队拿眼挨个扫，一组带着不走心式的含糊：“既是草稿，可能本身就没定准吧。”

　　七组：“‘所有的可能都是必然……’”

　　一组：“照你的意思，定稿的无题也是决定好的？无题就是其题？”

　　七组：“按草稿中的文意来推算的话，判断会结成见，定题本身也是一种拘限。比如像我，就倾向于把草稿定名为‘虚弱之城’或者‘温柔地踩我’。”

　　五组眼眶一深：“前者还好……后面这名字比群侠还偏颇。”

　　四组笑嘻嘻：“这题也就是你想得出，不愧是踩大的。”

　　二组直摇头：“不，不好，这个名字很不严肃。”

　　七组：“严肃与否得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想。它提出的现实问题在于，我的被踩是一种妥协、乐受还是情非得己？而这只脚又是谁的脚？踏下来的敌人是怎样的敌人，顶上去的朋友又是真的朋友吗？”

　　二组：“管是敌人朋友，总之是来来去去上车下车，而铁轨是铺满大地通向未来的，我宁可这书叫‘欢乐的绿皮火车’或者‘电车恰恰’。”

　“这个好，”三组登时眼亮，扭着身子以玉清真人模仿云仙子的闽南腔唱道：“电车哩恰恰，糖甘蜜醍，可羞心边的人，毋惜毋惜毋——惜力……”

　　“尸搁那停着呢，还欢乐……”四组摇着头转开脸去，“就算这是凶手写的，就算现在版权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人家的书你给起名，这也太不见外了，你们学点儿好吧……”

　　六组弱弱地道：“等等……在象征世界中铁轨无处不在，那，不管他怎么趴，只要是趴，那，本质上，岂非都是……”

　　“――也许没来得及定标题，作者就死了呢？”

　　大伙循声兀然了会儿，才想明白一组这话指的是定稿。三组迅速跟上：“你这又是指认死者即作者喽？”

　　一组：“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总是曲解我！”

　 “咕咕咕咕，”七组发出一串无情绪感的仄笑，“曲解才是常态。这个世界里有过理解吗？”

　　一组：“对于人类来说，如果一方表现力欠佳，接收方完全可以用感知来意会和洞察。”

　　七组：“恕我孤陋，那你告诉我，人类为什么这边联合军演那边就预判对方要攻击自己？为什么打孩子在这边是管教到那边就成了家庭暴力？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还会有‘你爱不爱我’这种弱智问题？”

　　五组点头：“爱不爱的问题确实弱智，喜欢的话直接爬跨即可……不过在旧时代确实可能有些顾虑。”

　　四组一脸侥幸：“还好现在社会进步，不然岂不天天都有违法犯罪了。”

　　七组：“你看，有同感吧？基于羞耻与罪恶感而生的道德伦理是通往实相的巨大障碍，人类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无法做到完全的直率，两脑间一直隔着根儿大麻花儿。”

　　二组：“还是双螺旋儿。”

　　三组：“但是麻花儿里也有冰糖吧！”

　　 一组憋红了面皮：“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的必需！你理解不了不等于别的物种不行，你那不是孤陋，是大脑激活的面积不够！”

　　七组下眼皮往上兜起：“是吗？你倒是不用激活，但我可听说你们的脑利用率远不如我们，还不到百分之二哩！”

　　五组：“这个百分之二有什么依据吗？”

　　四组：“有什么依据！人脑神经细胞与胶质细胞比例为一比九，整体利用率十分之一就是这么讹出来的，不怎么又传成百分之二了。”

　　“这么说，以人类的理解方式，他们大概一直以为长着脚就能走路，可以不要腿了，难怪那时候医院里总是开刀割来割去的。”七组咯咯的同时，朝一组望过去，“哎呀，我又曲解了罢？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喂喂，”眼见那头被挤兑得泫然欲泣，二组忙插进话来，“你老刺激她干嘛，这可有点人身攻击了吧。”

　　此言一出，会场中气氛微微一变，无数眼睛又不自觉地向屋顶角瞄高――确实，这话是有点重了。当初FD事件刚结束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到处都是充满辐射的孤岛，一方面粮食短缺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在集体的克制下，犯罪仍时有发生，于是经全民公投后立法决定，所有涉暴力犯罪者不再流放于波力钛壳之外，一律定为死刑，尸体则作为应急储备粮交由公立机构分发给相应的种族或者沤肥施养作物，结果治安情况当时大好，社会开始稳定，随后死刑定刑范围不断扩大，争议声浪也渐渐发起，有民主栏派认为，一些轻微犯罪在人类统治时期也只要判社区服务即可了事，相比之下，现在反而太过严苛，这有违法律的初衷。为此，在第二届联合众生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执政栏主席团主任委员面对记者指责，喵地一声拍案而起，发表重要讲话，严正指出：“所谓被兽性引发的激情犯罪只是逃避罪责的借口而已，若非如此，则又必然是经过智力运谋的主动犯罪。对于激活者来说，其智力理当应用在为自己和众生谋幸福之上，激活者自身也必然能够、且有义务保证其行为的正当性，因此所有的犯罪不论主观恶意、动机初衷、实行情况、危害轻重，都应视为对圣父金博士的辜负、对智能以及文明的污辱、对全体激活者与往世英灵的背叛，所以，死刑不仅正当，而且必须，执行死刑前也不应为减轻其心灵煎熬而执行反激活手术，因那些旧世界中所谓的‘人道’并非真正的公平正义，而是对罪恶的放逸和纵容！”此发言得到压倒性多数支持，会后死刑范围进一步扩大，直到最后一批罪犯（过马路闯红灯者，人类，时年九十七~九十八岁之间，旧时代韩国籍）被执行后，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宣告彻底消灭，纷争了四十六亿年的星球终于迎来真正的平和。而像“X身攻击”这种事在当今世代已经处于定刑标准的边缘，更不用提遭到攻击的一方是受《反杂姓生物报复法》保护的弱势群体了。

　　会场上静得压抑，噎忍良久之后，七组仍有点气堵难消：“公平地说，刚才的事，是他先扔的搅屎棍子吧！”

　　五组侧瞄领导，压低声：“行了，注意民族团结，少说两句吧。”

　　七组：“什么少说两句，现在的少数民族政策就不合理，谁先攻击的谁啊？怎么说两句都不行了呢？人类好歹还剩下九百多万，就算八成都辐射得绝了育，也不至于听两句不顺耳的就灭绝吧？”

　　二组：“我反对！人类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应该和平相处！”

　 “和平？你到北三区看看，地下道里净是人族摊贩，弄块切糕引诱小驴子小马去买，瞅个冷子来一刀就下汤锅，受害者被切糕粘着牙，喊都喊不出来，警方又因为民族政策睁一眼闭一眼――跟这帮人怎么和平相处？法律倒成了绳束我们的，人倒想怎么干怎么干！”

“那样的也是少数吧？”

“嗬，又用这套开脱？你还准备去做人独的走狗吗？”

“我才不认识什么人独分子呢！还有，你为什么说又？”

“说啥是我的自由！有些种姓就是奴颜不改！早晚叛变！”

“你骂谁！”“咕咕嘎！”“你敢骂我是蛋！汪！汪！”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皮队把自己的分指树胶鞋脱下来，用鞋跟在桌面猛敲。

　　“绿棒，现在讨论的是绿棒！”

　　一桌上视线顶来拱去，大伙各自收声不言语了，皮队抻着后腰带逼视一圈，冤嘟愁肿地甩甩腮，挑着拱嘴用目光示意：赶紧回归议题往下走。

　　一组垂着头没吭声儿。

　　二组撑着脸让视线碾过。

　　三组避着眼神缩缩肩：“抱歉，朱古力棒之类倒还有个耳闻，绿棒什么的可真有点难为我了……”

　　四组：“阿訇说过绿色比较中性，既是冷色又是暖色。但我时常怀疑这种观点，尤其吃草的时候，看不看到嘴都一个味儿。”

　　三组：“冷暖色不是温度啦，说得你好像有联觉似的。”

　　二组忍了忍，但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你们还吃草？”

　　四组：“食物短缺没办法，现在哪有那么多果儿摘啊。”

　　五组投来一瞥，满脸乏味，把倒上来的往下咽了咽。

　　四组耷脑愁愁地：“我觉得这社会早晚开倒车，又得学人类去搞什么计划生育……”

　　二组：“所以说鸡都叫修女会提出的‘易子而食’全球一揽子粮食解决方案还是很靠谱的。”

　　“你傻啊！”四组登时火了，“她们不受精也照样排卵当然不心疼……”

　　七组怒盯着二组：“你这是故意挑唆――皮队，他这难道不算激化民族矛盾吗？”

　　二组根本不往那边瞅：“我也不心疼，以前我们生孩子不也是刚出满月就被抱走嘛……”

　　四组急了：“你倒比张青老丈人的心还宽！当宠物和拿去吃能一样嘛！”

　　二组垂了颈，鼻子头湿嗒嗒地：“反正都不在眼前了……”

　　“别跑题！”皮队狠狠地清了清嗓子，同时也很无奈——关注点发散不能聚神是众生的通病，这原是一种能有效帮助大家发现天敌靠近的本能，不是激活智力就能改得了的。

　　桌面安静了好一会儿，六组借背壳磨着头痒，弱弱地道：“哎……所谓绿棒，又‘小小的’，有没有可能是指橄榄枝呢？毕竟与雅典以及和平有关。”

　　“啥！”四组气儿好像还没顺过来，听这话又翻儿了，把白帽抓下来往桌上狠狠一抽：“过去军队都穿什么你难道忘了？说绿棒是武力和杀戮的代表还差不多！”

　　六组抗声娇细：“可是托尔斯泰他哥……”

　　“得了得了！”七组强抖胸脯子舒着气，“依着文件就事论事吧，别再乱解读了，扯到托尔斯泰不恼你，还他哥……”

　　六组颈缩头皱，一时满座再无言语，闷了好半天，皮队长不抱任何希望地看看远处空位般的末座：“在呢吗？一天天的不吱个声，你有啥意见没有？”

　　八组蹼掌据案，身色与桌椅融为一体，两眼一只浮看左上，一只沉盯右下，久久不曾一动，过了会儿，好像左右脑刚商量完似地，忽然卷信子通了通鼻孔：“我也——不知道——嗳。但——分割阅读——必致——断章——取义，小说——非同——猫选，好像——不该是——这种读法——哩。”